

略述明清書畫摺扇發展

許文美



摺扇源自日本，宋元時期已有少量流入，然未成風尚。摺扇流行為明朝與日本交流影響。明初洪武年間太祖朱元璋將日本貢扇賞賜群臣，永樂年間宮廷仿製摺扇，其後宣宗朱瞻基更於扇面親灑宸翰。明代中葉吳門書畫家包括沈周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唐寅等名家的扇面創作，促使書畫摺扇成為獨特藝術形式。有清一朝，摺扇已是雅俗共賞的書畫小品。

摺扇與宮廷的交會

元末明初倭寇侵擾沿海地區，朱元璋（一三二八～一三九八）〈倭扇行〉：「滄溟之中有奇甸，人風俗禮奇尚扇；捲舒非矩亦非規，列陣健兒首投獻。」具體描述倭人尚扇情形。（《明太祖文集》）太祖於洪武二

年（一三六九）派遣楊載等，洪武三年又派遣趙秩等為詔諭使節，赴日促使朝貢。（《明實錄》）其後洪武四年（一三七二）至十九年（一三八六）間，日本國十次遣使入貢，貢品包括馬、刀、扇等物。明初朝臣張羽（一三三三～一三八五）、吳伯宗

（洪武三年解元）皆作有關於日本貢扇詩文，如張羽〈倭扇〉「萬里扶桑拂塵埃。」、〈倭扇〉「小國貢來東海外，尚方分給午門前」、吳伯宗〈題御賜倭扇〉「來經三島外，賜出五雲中」等詩句，都反映了朝廷賜扇並於



圖1 明 宣宗 御筆花鳥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明文徵明 書七言絕句六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集》宣宗（一三九九～一四三五）延續端午賜扇傳統，且以御題書扇賞賜臣下。御製〈端陽賜扇詩〉：「金箋玉藻絢天光，炎景方中化日長；好播仁風彌六合，啓徒懷抱欲清涼。」序爲：「端陽節屆，天氣鬱炎，朕方咨爾群臣，祇修庶政，茂協天時，以成長養之功。茲因賜扇，特賦詩一章以勉之。」（《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》）「金箋玉藻」意指金箋書扇。雖宣宗書扇並未傳世，但由院藏〈御筆花鳥〉（圖一）及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〈山水

人物圖〉可呈現御製畫扇的具體面貌。（註一）〈御筆花鳥〉繪於金箋扇面，款「宣德二年武英殿御筆」，鈐「武英殿寶」。畫中雙鳥佇立花叢，鳥羽鮮麗，花葉設色層層敷染，接近明初宮廷畫家邊文進（約一三五六～約一四二八）花鳥畫技法，爲現存明初宮廷摺扇的珍貴作品。

揮灑酬贈

隨著明朝宮廷的賜扇活動，官員持扇、寫扇風氣日盛。弘治年間呂紀（？～一五〇五）、呂文英（一四二一～一五〇五）〈竹園壽集圖卷〉（一四九九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繪出官員持扇具體圖像。（註二）〈竹園壽集序〉作者吳寬（一四三五～一五〇四）時任吏部左侍郎，在朝期間亦數歷端午賜扇，其詩〈李時雍戶部久居南土，端午再蒙扇縷之賜，相與感歎有作〉，因端午時節蒙賜扇縷，引發對遠居舊僚的思念。（《家藏集》）〈行楷書七言律詩〉（圖二）爲吳寬存世書扇，依六字、三字隔行書寫自作詩，結字寬綽有致，意態十足。詩錄

於《家藏集》，詩題爲〈飲玉延亭喜雨〉。「玉延亭」爲吳寬位於蘇州的復園一景，手書園居遺興詩於扇面，受扇者與作者之間應具交情，屬文人酬贈之作。

明代文人酬贈書扇，以自作詩或錄寫唐詩者爲多。祝允明（一四六一～一五二七）〈草書五言詩〉（圖三）寫唐代孟浩然（六八九～七四〇）〈歲暮歸南山〉詩，筆勢開張，縱橫跌宕。每行字數雖有大致安排，整體卻錯落有致，變化豐富。祝允明受索書法摺扇的情形，可由另一件〈自書三詩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卷末窺知：「夏日過王婿（女婿王穀楨），酒邊忽雲莊至。數白後，袖出數扇。王氏筆墨皆精良，既書，又已展紙在案。雖頗似酒倦，奈紙復佳，不覺筆之躍躍，但苦紙長未能滿。雲莊八誦余舊作，皆長句如流，遂意其興。枝山允明。嘉靖癸未（一五二三）閏四月廿五日。」祝氏因友人意外來訪且袖出數扇索書，進行即興創作。足見明朝中葉輕巧的懷袖摺扇已頗受歡迎。

寫扇、畫扇是吳門書畫家的



圖2 明 吳寬 行楷書七言律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午門將貢扇分賜群臣。張羽另一首〈贈倭扇〉詩句：「尚方受貢應無用，分頒徧與群臣共，朝下從容水井臺，人人襟袖南薰動。倭翁來，東夷平，揚皇風，四海清。」具體呈現倭人貢扇實象徵朝廷仁風四揚氣象。（張羽《靜居集》、吳伯宗《榮進集》）

永樂年間，仿製、自製扇促成朝野對摺扇的認識與使用。成化丙戌（一四六六）進士陸容《菽園雜記》載：「摺疊扇一名撒扇，蓋收則摺疊，用則撒開。……聞撒扇自宋時已有之。或云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松扇。上喜其卷舒之便，命工如式爲



圖3 明 祝允明 草書五言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之。……」筆記小說之外，朝臣詩作更能說明朝廷賜扇也包含翰林名公書寫的格言。王綬（一三六二～一四一六）於永樂年間任中書舍人，其詩敘明「五月一日欽蒙賜扇，上有古人嘉言，皆當今名翰，伏讀之餘，喜而賦此」可爲佐證。（《王舍人詩



圖4 明文徵明 七言律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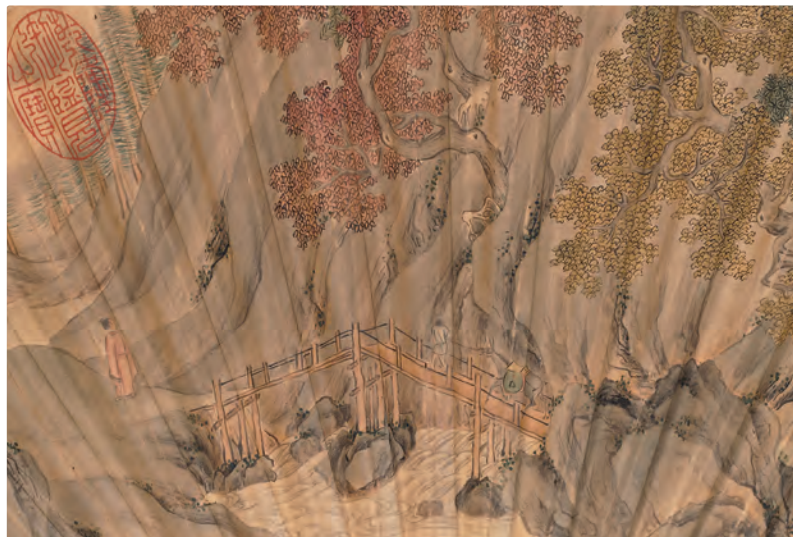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0 明 唐寅 畫秋山行旅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1 明 陸治 畫秋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曲折隱蔽之感，題詩傳達對隱居山林之嚮往，同時隱含現實城居生活的無奈。

異於沈周、文徵明山水畫扇的簡逸風格，唐寅〈畫秋山行旅〉（圖十）複雜的山水結構由李唐畫風變化而來。扇面繪文士佇立溪橋畔，山水結構密實，以胭脂、藤黃、花青等點染秋葉，表現濃烈的深秋氣象，在泥金箋上更顯亮麗。始於明初的朝貢貿易，雖經數度中斷，自宣德七年（一四三二）足利義教（一三九四～一四四一）再啓朝貢貿易後已成常態。明代中期，日本扇不僅透過將軍幕府進貢朝廷，使節及隨行人亦將扇面以舶載附搭貨物的方式大量輸入。例如成化四年（一四六八）僅足利將軍家的附搭貨物，就有二千二百把扇子輸入明朝。（天與清啓〈戊子入明記〉）為求明人好評，日方有意識地選擇金箋扇面加上絢麗色彩的畫風，作為輸入畫扇主力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唐寅〈畫秋山行旅〉及陸治〈畫秋林〉（圖十一）不僅個人畫風鮮明，亦色澤鮮艷，似乎是對外來摺扇的創作回應。

欣賞眼前真花，卻發現畫扇花卉竟如真花一般，藉此盛讚陳淳寫生妙筆。吳中名士交往酬贈雅趣，因扇面創作與詩作唱和自然流露。

吳派山水畫扇抒情言志的特質，更是摺扇藝術的重要發展。沈周（一四二七～一五〇九）〈樹陰垂

釣〉（圖八）筆墨畫意變化自元代吳鎮畫風，將元代山水畫縱向一河兩岸構圖，配合扇形轉為橫向，使得畫面舒朗空靈。題詩書寫於中段上端空白處，詩意傳達高士垂釣隱逸精神。文徵明〈山水〉（圖九）構圖筆墨皆接近沈周〈樹陰垂釣〉，樹石水閣呈現

生活常態。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〈七言律詩〉（圖四）書寫自作詩，從詩作內容及收錄於《甫田集》之詩題〈金山寺待月〉來看，該詩作於金山寺月夜賞景品茗之際。文徵明一生多次參加科考應試，從蘇州赴南京，途經金山，此詩很可能為酬謝友人借宿而作。款題：「徵明為玉筆書」，「玉筆」雖不知何人，書

於扇面顯然為文氏贈答或應求對象。文徵明尚有〈書七言絕句六首〉（圖五）作品，第六首詩為「鬆几新揩滑欲流，時時弄筆小窓幽；自憐多好還成累，揮汗為人寫扇頭。」書畫家整桌弄筆，「揮汗」寫扇與「揮扇」恰成強烈對比。唐寅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二四）扇面也流露畫扇的辛勞與失意。〈修竹茆亭〉（圖六）題：

「紙窓寒月夜三更，八尺新梢應洞橫；閑把毫揮描上扇，蕭蕭颯颯自傷情。」月夜下簡樸草堂中，文士窗邊望月，堂前堂後修竹數叢，可謂畫家自身寫照。陳淳早年作品〈丹花奇石〉（圖七）畫風細謹嚴整，包括祝允明、唐寅、文徵明等唱和題詩。其中唐寅以諧謔口吻道出惟恐搖扇生風吹落扇中花卉，因而拋扇護花，轉而



圖6 明 唐寅 修竹茆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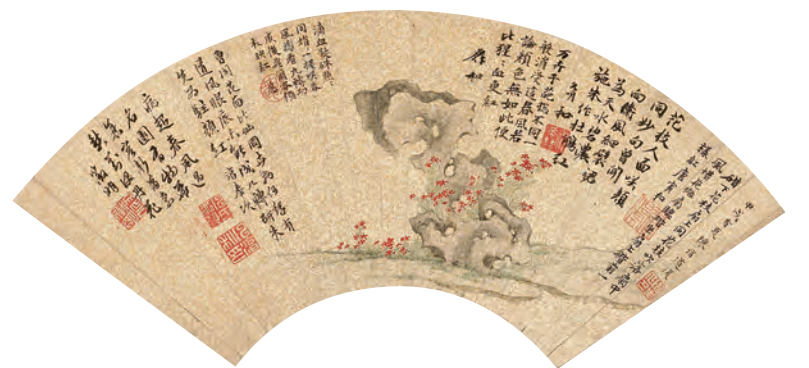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明 陳淳 丹花奇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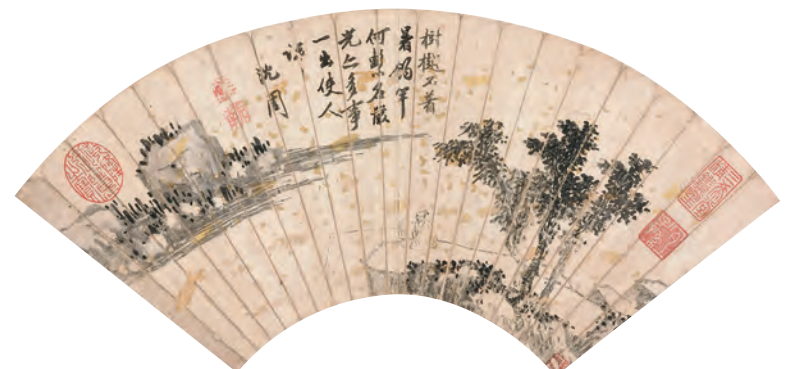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明 沈周 樹陰垂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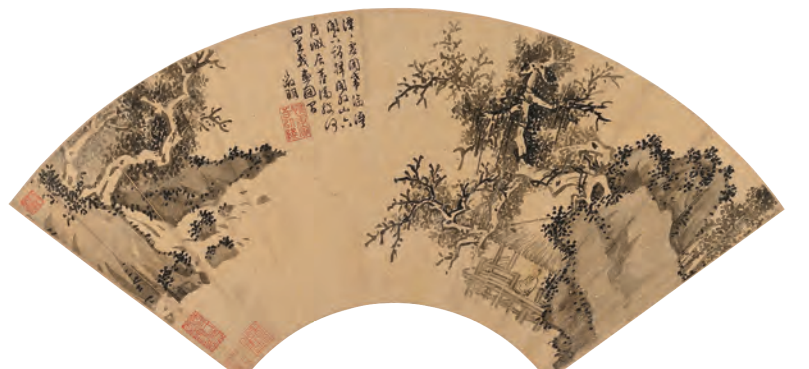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明 文徵明 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3 明 丁雲鵬 畫前赤壁 姜貞吉 書前赤壁賦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4 明 丁雲鵬 畫後赤壁 姜貞吉 書後赤壁賦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2 傳 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懷袖悅目

晚明摺扇盛行，士紳僧羽與市井小民皆有需索。李日華（一五六五—一六三五）《六研齋筆記》崇禎己巳（一六二九）閏月示書僅規條，反映了索扇頻繁情形：「予林居多暇，士

友索書者益集。因戲定規條，以示掌記。曰大滌洞左界翰墨司散仙竹懶示諭掌書僮等知悉：『……凡持扇索書者，必驗重金佳骨，即時登簿，明注某月日，編次甲乙，陸續送寫，不得前後攙越。每柄為號者，取磨墨錢五文，不為號三文。其為號，必係士紳及高僧羽客，方許登號，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。每遇三、六、九日，辰刻研磨好墨，量扇多寡，斟酌墨汁，稟請揮寫。如乞細楷者，收筆墨銀一錢，磨墨錢亦止三文。寫就藏貯候發，亦明白登記某日發訖。……』」可見當時「持扇索書」在當時相當普遍。

嘉靖十八年（一五三九）任遣明船副使的日人策彥周良（一五〇一—一五七九）停留寧波期間，看到市坊扇舖蓬勃發展。《初渡集》嘉靖十九年（一五四〇）六月十八日條記：「……又製扇者之家裡無數貼牌。牌銘云：『自造時樣各色奇巧扇』、『各色泥金扇面』或灑金、『發賣諸般扇面』、『配換各色扇面』、『發賣各色巧扇』。或書『遠播仁風』四字。或書

『半輪明月隨人去』之句。」寧波扇舖強調「自造時樣各色奇巧扇」，其情況與明初王紱《倭扇譜》提及貢餘摺扇為都人爭購，杭工謀利仿製日本摺扇販賣的現象，已大異其趣。扇市熱絡景象還可由傅世《清明上河圖》得到映證，例如院藏傳仇英《清明上河圖》街景即畫有扇舖。（圖十二）

晚明職業畫家時見技藝精湛的摺扇作品。丁雲鵬（一五四七—一六二八）《畫前赤壁》（圖十三）繪東坡與客泛舟遊赤壁，構景虛實對映巧妙，筆墨精細秀潤。《畫後赤壁》（圖十四）繪蘇軾攜酒復遊赤壁之下。《後赤壁賦》文本中東坡獨自攝衣登岩長嘯，其後復登舟而放乎中流，時夜半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的內容，為具先後順序的兩段文字。此扇因應弧形畫面的虛實對應，將二段敘事合一，安排於右幅，極具巧思。姜貞吉（活動於十六世紀）蠅頭小楷書寫的賦文則細緻精巧。

鄭重活動於十七世紀前期，《畫秋樹高關》（圖十五）為金箋扇面，畫中秋山岡巒層疊，行旅優遊其間；



圖17 清 康熙 行書七言絕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畫藝的場域。

君臣翰墨

清代皇帝於摺扇揮毫宸翰，始於聖祖愛新覺羅·玄燁（一六五四～一七二二），御筆書扇經常用於賞賜。王士禛《居易錄》載康熙三十一年（一六九二）六月十六日「滿洲內閣部院赴暢春苑啓奏，御賜大學士伊桑阿、阿蘭泰、吏部尚書庫勒納各御書扇一。庫勒納公得素扇詩云：『亂陰堆裏結茅廬，已共紅塵跡漸疎；莫問野人生計少，牕前流水枕前書。』」六月二十五日「……賜大學士王熙以御書《長春宮頌》及滿尚書人御書扇一。先數日張蒙賜扇御書唐詩：『忽見寒梅樹，花開漢水濱；不知春色早，疑是弄珠人。』其背面畫梅一枝。左都御史沙海得《登登山路行將盡》一首。」（《行書七言絕句》）（圖十七）書寫唐句於素箋，行間字距舒朗，用筆提頓使轉富於變化，結體敬側取勢，雖無年款，應為玄燁掌握董書之後的書風。

玄燁亦讓臣工進呈書畫扇，或諭

令揮毫。王原祁（一六四二～一七一五）於康熙三十九年（一七〇〇）奉命入內廷供奉，康熙四十年（一七〇一）改入翰林，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，官至戶部侍郎。其臣字款作品，約始於康熙三十九年、四十年之交。《山水》扇（圖十八）承襲董其昌畫米氏雲山風格，山石以濃淡橫點交疊而成，虛實佈置抽象靈動。臣屬進呈畫扇的另一例為赫奕（一六六七～一七四四）。赫奕是清初開國功臣大學士希福（一五八九～一六五二）之孫，禮部尚書師顏保（一六四一～一六八四）之子，康熙五十二年前任內務府總管，藝學黃鼎（一六六〇～一七三〇）、王原祁畫風。清代檔案幾則奏摺呈現赫奕進扇、玄燁賜扇的互動情形。《內務府總管赫奕奏請萬安摺》：「內務府總管赫奕伏請皇上萬安。朱批：『朕體安，爾若有畫得的扇子、畫，著送來。』」（內務府總管赫奕奏進畫卷及扇子摺）：「奴才赫奕謹奏：『竊照所奏請安摺子，奉旨皇上萬安，奴才喜之不盡。奉旨若有奴才所畫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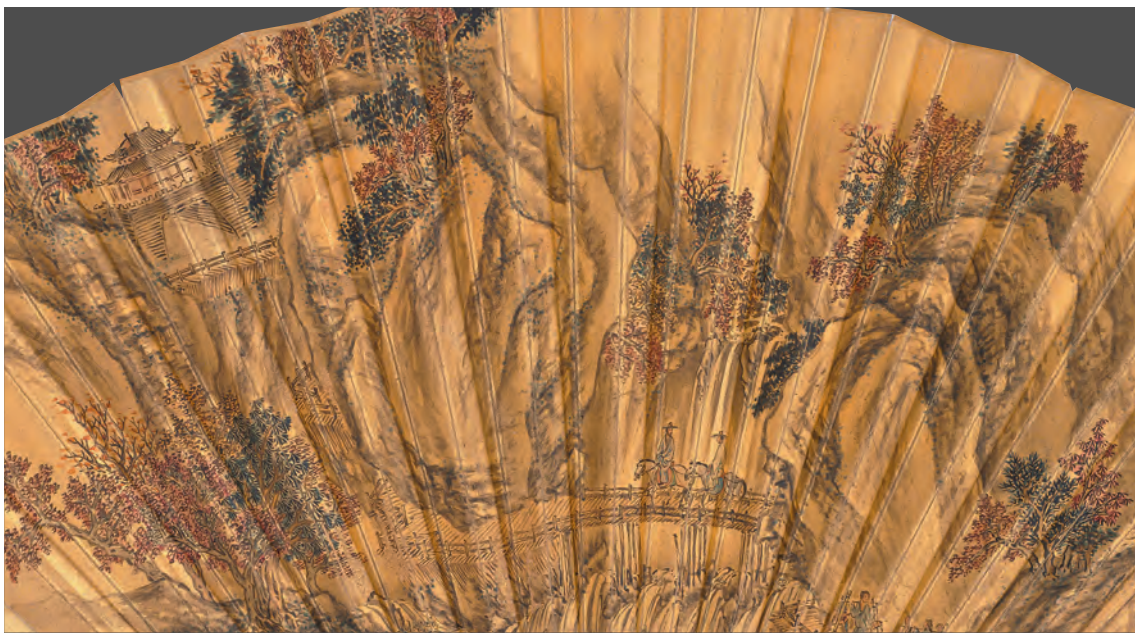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 明 鄭重 畫秋樹高關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6 明 劉度 仿趙幹畫山水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風格遠溯元代王蒙（約一三〇八～一三八五）畫風，尺寸不大卻表現宋代山水畫般的壯麗氣勢。劉度（約一六三三～一六七一，活動於十七世紀中葉）師承藍瑛（一五八五～

一六六四之後），《仿趙幹畫山水》（圖十六）筆調活潑，青綠設色亮麗動人，人物刻畫細微，近似宋代山水畫盎然生意的表現。職業畫家技巧精湛，顯示扇面繪製已成江南畫家馳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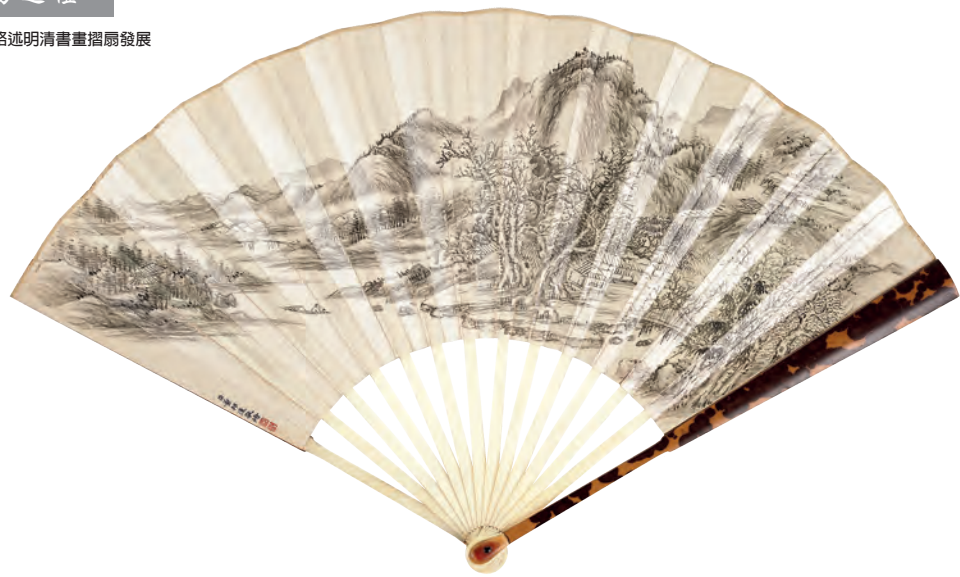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0 清 董邦達 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1 清 乾隆 御臨董其昌仿蘇軾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將舊有雙面摺扇的書畫取下，分開配裱新作，甚至將部分舊作熔化銷毀的情形。由此看來，張照（一六九一—一七四五）書扇獲得弘曆特別重視。

張照〈臨蘇軾九歌〉（圖二四）與乾隆〈御筆山水〉（圖二五）為君臣翰墨合一的摺扇，御筆山水畫扇作於乾隆二十八年（一七六三），距離張照卒年已有十八年之久。書面畫面非成於一時，也對應《活計檔》記錄弘曆遇宮中呈覽張照舊扇，時常命人保留字面，鍾愛之情溢於言表。此外，乾隆宮中收藏的明朝摺扇，也有裱裝御筆書畫的作品，明陳煥〈山水〉書扇另一面為乾隆〈御臨蘇軾尺牘〉書扇，形成明清作品組成摺扇的現象。

泥金書畫扇亦為乾隆朝摺扇的特色之一。清宮摺扇以泥金書寫於墨箋，很可能始於玄燁晚年。《秘殿珠林初編》收錄玄燁晚年大量泥金寫經作品，多數為冊頁形式，其中包括一柄棕骨墨箋金書心經扇，為康熙四十七年（一七〇八）夏書於熱河山莊。乾隆年間《活計檔》亦載泥金山莊寫扇，如乾隆三年（一七三八）四月二十七日「太監張良棟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：『著向造辦處要紅飛金四千五百張，令張照、梁詩正、戴臨寫曹扇。』」乾隆朝于敏中（一七一四—一七七九）泥金書扇〈書乾隆御題新儀象法要等四庫全書詩〉（圖二六）為棕竹製扇柄，泥金端楷書乾隆御製詩於墨箋。這類棕竹柄泥金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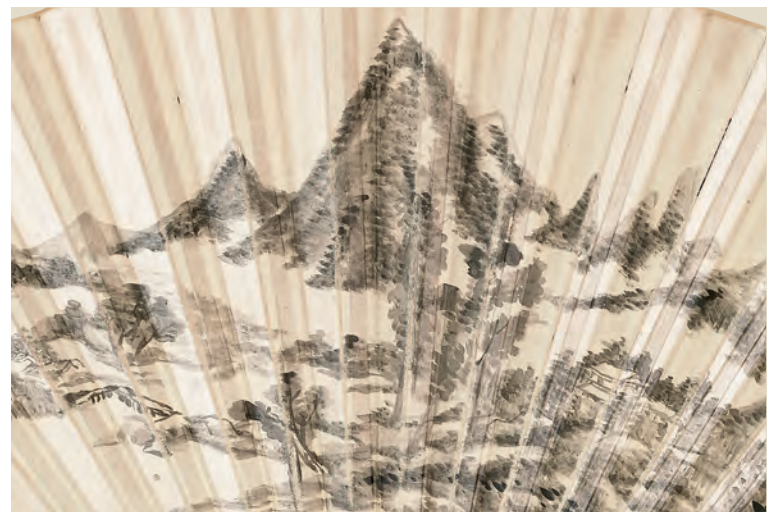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8 清 王原祁 山水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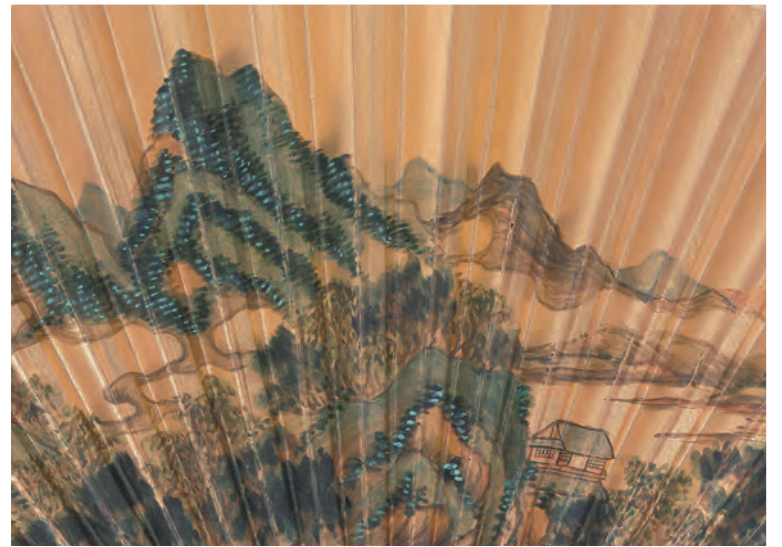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9 清 赫奕 山水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子、畫，著送來，欽此欽遵。將畫得扇子二柄、畫一幅，謹卷奏覽。奴才仍將恭繪扇子、畫，得即奏覽，為此謹奏。」朱批：『知道了。』」而從〈內務府總管赫奕等奏謝賞賜扇子摺〉得知赫奕也獲賜御筆詩扇。（《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》）赫奕〈山水〉摺扇（圖十九）款「臣赫奕恭畫」，

應為類似情況進呈摺扇。畫中峰巒層疊，筆墨鬆秀，融入米氏雲山及黃公望風格，呈現康熙近臣對正統畫風的推崇與學習。

高宗在位長達六十年，熱衷藝文，君臣書畫扇面數量及形式皆豐富多樣。董邦達（一六九九—一七六九）〈畫山水〉（圖二十）為

臣字款摺扇。弧形扇面表現峰巒層疊綿延不絕的意境，筆墨秀潤蒼鬱，代表宮廷正統畫風，展現詞臣深厚人文素養。楊大章〈仿仇英筆意樓閣〉（圖二二）為乾隆朝摺扇工筆佳作，畫家奉敕仿明代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）筆意畫宮殿樓閣，精工細緻，山石以青綠重彩設色，畫於金箋紙倍顯華麗。乾隆朝摺扇一大特色為製作講究的雙面書畫扇。楊大章〈仿仇英筆意樓閣〉摺扇，另一面為乾隆御題〈賦得蓬瀛不可望〉（圖二三），金箋紙夾貼於扇骨下，突顯扇骨鑲嵌花草、人物等紋樣，亦作為行間隔欄，設計製作極為精巧。董邦達〈畫山水〉另一面為乾隆〈御臨董其昌仿蘇軾帖〉（圖二一），臨帖入扇可能受明末董其昌影響，相較於玄燁御筆書扇內容多為御製詩及唐詩，弘曆書扇內容顯得更為多樣。

乾隆年間也對清宮原有的收貯摺扇進行整理。《活計檔》多處記載弘曆命蘇州織造將呈覽舊扇重新揭起，另配新作扇骨，或是利用舊有扇骨，另行裱裝新作等不同處理狀況。也有



圖24 清 張照 臨蘇軾九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5 清 乾隆 御筆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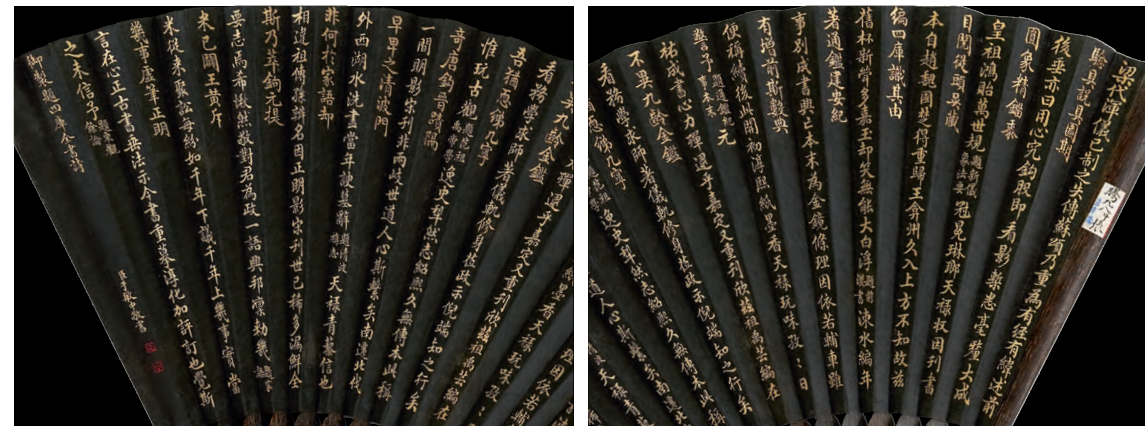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6 明 于敏中 書乾隆御題新儀象法要等四庫全書詩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雅俗共賞

十九世紀道光之後政局巨變，

箋摺扇，院藏超過四十柄，內容皆為書錄乾隆御製詩文。

清廷與列強簽定〈南京條約〉，道光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三）上海開闢為通商口岸，吸引許多書畫家到上海發展。張鳴珂《寒松閣談藝瑣錄》：



圖22 清 楊大章 仿仇英筆意樓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3 清 乾隆 御題賦得蓬瀛不可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9 民國 趙雲壑 隸書漢碑二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書法繪藤蔓纏繞的絲瓜與囿於籠中的螽斯，筆調快速，構圖鮮明，並蘊含富貴吉祥寓意。海派三任之一的任薰（一八三五～一八九三）為任熊（一八二三～一八五七）弟，〈趕鵝圖〉（圖二八）畫村野小童趕鵝，將極富鄉間氣息的題材帶入金箋扇面。

碑學與金石學亦為近代書畫扇帶來耳目一新的表現。趙雲壑（一八七四～一九五五）為吳昌碩（一八四四～一九二七）嫡傳，〈隸書漢碑二則〉（圖二九）臨碑為隸書，述明碑刻來源的題識則為行草，字體相異，大小有別，分區佈排於扇面。用筆古樸渾厚，率意自然，極具金石趣味。黑色扇骨與書法墨瀋亦相映成趣，洋溢著樸拙蒼厚的美感。此外，書畫家因藏家委製，合作扇面機會轉為頻繁。清八家〈書畫合璧〉摺扇（圖三十）雙面各以四幅書畫相間，集結金爾珍（一八四〇～一九一七）、楊伯濶（一八三七～一九一一）、黃樹仁（活動於十九世紀）、子鈞（活動於十九世紀）〈畫江深草閣寒〉、浦寶春（活動於十九世紀）、姚鑾（活

「自海禁一開，貿易之盛，無過上海一隅，而以硯田為生者，亦皆于于而來，僑居賣畫。」書畫家以藝事維生，書畫扇成為潤筆的重要來源。同書記載畫家朱偁（一八二六～一八九九）：「朱夢廬偁，晚號覺

未。……工花卉翎毛。仿新羅山人得其神似，囊筆海上，聲譽赫然。晚年厭苦扇頭小品，雖潤筆日增，而乞者愈盛。蓋經商者皆思得一筵出入，出入懷袖，以為榮也。」經商者以擁有名家扇面，出入懷袖，蔚為時尚。商

業繁盛的上海設有箋扇店、筆墨莊，箋扇店除為顧客提供扇子紙張，甚至代求名家書畫。近代海派扇面作品豐富。秀水人張熊（一八〇三～一八八六）寓居上海，為海派先驅，〈絲瓜螽斯〉（圖二七）以沒骨寫意



圖27 清 張熊 絲瓜螽斯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8 清 任薰 趕鵝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30 清 八家 書畫合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動於十九世紀)、□世忻、周鏞(活動於十九世紀)等八位書畫家的揮毫作品。題識提及「子恭」雅鑑,知此扇為「子恭」囑託製成合作書畫。林紓(一八五二~一九二四)及沈曾植

(一八五二~一九二二)為「俶髡先生」作〈掬水圖〉、〈行楷書黃庭堅詩讚〉(圖三一),同樣反映因藏家合作書畫扇面情形。^{註釋}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



圖31 民國 林紓 掬水圖 沈曾植 行楷書黃庭堅詩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註釋

1. 圖見故宮博物院編,《明代宮廷書畫珍賞》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二〇〇九,頁一〇八—一〇九。
2. 前引書,頁二〇—二二三。

參考書目

1. 中村清兒,《扇と扇繪》,京都:河原書店,一九五五。
2. 佐久間重南,《日明關係史の研究》,吉川弘文館,一九五二,頁五八—七五。
3. 王勇,《日本摺扇的起源及在中國的流播》,《中日關係史考》,北京:中央編譯出版社,一九五五,頁一三〇—一四八。
4. 王中秀,《歷史的失憶與失憶的歷史——潤例試解讀》,收入王中秀、茅子良、陳輝編,《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》,上海:上海畫報出版社,二〇〇四,頁一一—。
5. 畑靖紀,《雪舟の中國繪畫に對する認識おめぐて》,收入東アジア美術文化交流研究會編,《寧波の美術と海城交流》,二〇〇八,頁一八七—一九七。
6. 石守謙,《物品移動の山水畫——日本摺扇西傳與山水扇畫在明代中國的流行》,《移動的桃花源——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》,臺北:允晨文化,二〇一一,頁二九七—三〇六。
7. 呂晶淼,《十八~十六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扇の流通と伝播》,收入中島榮章、伊藤幸司編,《寧波と博多》,東京:汲古書院,二〇一三,頁一三五—一六八。